

# 分析大學生的群眾心理

102062130 劉鳳軒 「群眾心理分析」期末報告

## 一、前言

在大學待了四年，我經歷了很多也觀察了很多。從高中轉變到大學，許多差異浮上檯面，好像破繭而出一般，人人都從那個只有分數與例行的世界掙脫，踏進了更寬廣的世界，這個世界你可以評判他人，也必須接受別人的評判，時常要處在人群之中處理大大小小的人際糾紛，卻也時常得靜下心來學會面對自己的孤獨。

其中，有人覺得最難的是去了解別人的想法來避免受到指責，也有人覺得最難的是如何在團體中找到能被接受的一席之地，但是我卻覺得，最大的問題並不在別人身上，反而在自己身上，因為我們如此不熟悉自己，所以面對別人時，就好像光著身體上戰場一般，不知道自身有多少武器可以裝備，也不知道自己有何招式可以發揮，故而一下子就遍體鱗傷。更進一步，就算瞭解了自己，但在多年的功利主義環境下生長，個體經過長期的受限下，已不再相信所謂「你可以成為任何人」的幻想，就這樣一路下來，我們壓抑著自己的潛能、逃避著可能的失敗與預期的指責，不敢踏出熟悉的道路。最後四年光陰匆匆過去，回頭恍然發現自己的迷惑跟四年前一樣多，但手上的選擇卻所剩無幾，伺機而動的恐慌也佔據著心頭。

此時大家心中都有一個問題：「所以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麼樣呢？」可惜在媒體的煽動、企業高層的諄諄「教訓」還有父母親戚們的期望下，眼前的社會卻透露不出多少善意，而依靠我們大學所學，真的能夠應付得來嗎？

應該再實習一下？

應該再念個研究所？

應該再延個畢？

我今天的主題無法談論到底我們這些年輕人該怎麼做，我只是想試著剖析到底這群形形色色的大學生們雖外表與背景各異，但是否仍共享著相似的心理特徵呢？

並由此試著給出一個可以努力改善自己的方向，並在大學畢業前最後一刻，找出最重要的東西帶回家，不從大學這座寶山空手而回。

## 二、關於一些觀察

最偉大的理論也是由一些細微的觀察得出來的，所以我也想從一些生活觀察開始入手，以下是三個我觀察到的較為顯著的大學群眾心理特徵：

1.魯蛇性格：對於失敗的恐懼→施受虐性格

2.嘴炮輪迴：對於自身的無力→路西法效應（環境）

3.GPA 理性：追求分數卻喪失了熱忱 →終極理性關懷

之後會詳細介紹這三種心理狀態。

### 三、魯蛇性格

這裡的魯蛇性格不是指活得很悲慘很 loser 的人，而是作為一種台灣大學生常見的心態，一種潛意識的不配感<sup>1</sup>，最常見的特徵就是「防衛性自謙」，每當自我嘲笑或被稱讚時，就會開始近乎防衛性的自我謙虛，

「這也沒什麼拉，跟你比我只是個小小魯蛇<sup>2</sup>而已。」

「我超級邊緣人<sup>3</sup>好嗎？都沒有朋友。」

「阿我就臭魯宅阿。」

此種場景屢見不鮮，但說的人不一定有這個意思（不是真的），聽的人也不一定會當真，但此時就會有一股異常的合諧感瀰漫出來，令大家樂此不疲，這是為什麼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害怕得到過高的期望，進而產生佛洛姆所說的「施受虐的受虐性格」<sup>4</sup>：藉由故意貶低自己，來舒緩來自外界的期待所產生的壓力。不過，施受虐是共生的，而在貶低自己的受虐過程中，自己的內心同時也扮演著施虐的角色，來完成整個施受虐體系，甚至其實有時旁觀者，那些有時喜歡誇張地吹捧以預期受捧者尷尬來取樂者，種種言論如「太強了吧，你根本是天才阿，閉著眼睛也電爆我們」「老闆以後發達後千萬別忘了我阿」也是一種施虐的方式，協助這一種施受虐環境繼續孳生。

我想，這種性格的來源於成長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從小作為升學體制下的螺絲釘，每個人都處處受限於一張張的成績證明，尤其以成績好的體制內勝利者而言，生命中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考試，而有了好的成績，父母親以及社會對「勝利者們」的巨大期望也隨之而來，這種期望可以從報章雜誌上，媒體對於明星學校和後段學校的關注度可以發現些端倪，甚至對於兩者也有不同的道德標準要求（即使道德教育從未在課綱中出現或被重視），因此，強大的期望壓著這群「明星」喘不過氣來，如果你是第一志願的高中生，如果沒有個台清交好像就抬不起頭，如果一個台大電機出來去賣雞排，也會得到眾人的非議，這反而讓頭頂的光環變成了緊鎖的緊箍圈，限制了更多的可能性。回到魯蛇性格，既然身上已經揹負著了太多拒絕不了的期待，如果還需要接受新的來自同儕間的期待，或許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雖然表面上這種魯蛇性格只是開開玩笑無傷大雅，但或許這種來自害怕背叛他人期望的恐懼會讓人們更不敢表達出自己的想法，甚至恐懼被別人知道自己的不一樣，比如下課時間大家會更關注吃飯吃哪裡的問題，如果有人突然聊一些自身關注的政治議題或是分享最近書中所學

---

<sup>1</sup>參考：弱者症狀——台灣的致命傷：<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7/2043929>

台灣的魯蛇文化：<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7/2090304>

<sup>2</sup>魯蛇（英語：Loser Man、Loser Guy、Loser Boy），又稱魯者男（專指男性）、肖沛傑、輸家男、擱蛇、鯉員劫等，是東亞地區網絡的一種諷刺語，意即「人生的失敗者」，在網絡作為隱語流通，2012年左右開始有華人網友使用此用法，於是在大中華流行。

<sup>3</sup>邊緣人是 PTT 的流行用語，其中最常見的延伸用法是一個系上的邊緣人，簡稱系邊。邊緣人在一般用語中的含義比較廣泛（尤其比較常指社會經濟條件特別差的人），但在 PTT 一般是指人緣差沒朋友，在群體不受欢迎甚至被無視的人。

<sup>4</sup>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1941)（劉宗為譯）。新北市：木馬出版：遠足發行，2015，p.182。

的知識性等「嚴肅點」的話題，通常會容易讓話題無以為繼，成為句點之王。更嚴重的是，大家不敢說出自己想做的事，每次畢業季節來臨，畢業生最困擾的就是回答「畢業後要幹嘛？」，似乎沒有提出一個完美的標準答案就會受到他人輕視，很少人會自信坦然的說「我不知道，但我會繼續尋找的！」，而這明明是非常正常的，但多數人都會畏畏縮縮像洩了氣的皮球支支吾吾講出內容差不多的東西，因為什麼？就是因為一怕自己跟不上主流價值的期待，二怕說出自己真實願望後得到對方過於巨大的期待，導致日後產生落差，最後只敢走上跟別人一樣的路。

此外，我認為這也跟大學生上課不喜發言也有些關係，因為害怕眾人過於巨大的注目而先自行退縮（因此小班制的學習較能引起互動），而同樣地，學生們也不太願意分享自己的知識，或是分享但只限於自己熟悉的一群，而較少在討論區分享自己的秘方或是心得給更多人（不習慣接受陌生人的注目或是單純不想讓他人獲利），這樣的事情也跟從小的考試制度以「競爭」為導向有關，最後社會總福祉必然是下降的。

當然，我在大學也遇過不少能謙虛的說出自己夢想甚至樂於分享自己知識的人，這些人都讓我十分敬佩，因為他們勇於突破主流價值的框架，他們雖然有時也會以魯蛇自居，不過當你問起他們正在做什麼時，他們總會不厭其煩地跟你分享，因為他們知道要對別人誠實，更重要的是，也對自己誠實，而不是對無形的框架屈服。

#### 四、嘴炮輪迴

1976<sup>5</sup>樂團的一首經典曲目「撒野俱樂部」中，有一句饒有意義的歌詞：「有天變成了被對抗的大人，也別忘記今晚我們跑進誰的殿堂撒撒尿」，隨著 1976 主唱陳瑞凱輕快的嗓音下，卻表達出無比沉重無奈的事實……沒錯，我們都有可能變成當初所討厭的大人，而諷刺的是，在大學，不用等到變成大人，光是一兩年就會實現了，當初對於掌權者的不滿嘴炮，隨著新學弟妹們的加入，當初嘴炮人的被嘴炮，再過一年一樣的輪迴又產生，這就是我所謂的嘴炮輪迴。

當我們滿懷欣喜進入了清大後，隨著而來的新鮮的選修課、系學會準備的各項活動以及享受學校提供的各種資源，而過了不久，各種抱怨隨之而來，比如課程品質不如預期、系學會活動不夠好玩、學校資源難用等等。然而，當年紀漸長，資源與人脈也成長後，有多少人願意出來改變呢？而我想談的是那些雖然出來當幹部貢獻時間的人們，為什麼很難脫離格局，最後也沒改變多少當初自己所不滿的情況。我認為跟金巴多的「路西法效應」的一些心理學概念有關。第一個是「自利偏誤」<sup>6</sup>，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高估自己的情況，認為自己來做會更好(尤其是知道有哪些缺點可以改進後)，因此傾向把事情想得太容易。再來是「歸因的慈善事業」<sup>7</sup>，當

<sup>5</sup> 1976 是一個台灣樂團。成立在 1996 年夏天，成立已超過 15 年的樂團 1976，創作風格深受英倫 80 年代新浪潮與後龐克音樂影響。

<sup>6</sup> 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路西法效應》(孫佩紋、陳雅馨譯)(1971, 2007)。台北市：商周出版, 2008, p.331。「自利偏誤」強調人的自我中心感受，我們總是以為自己與眾不同，以為自己不會成為壞獄卒、不會是順服的囚犯，會是個例外。但是其實我們經常高估自己，而低估情境的影響力，當我們真的身歷其境時，我們很可能都跟他們一樣。

<sup>7</sup> 金巴多(Philip G. Zimbardo)《路西法效應》(孫佩紋、陳雅馨譯)(1971, 2007)。台北市：商周出版, 2008, p.278。「歸因的慈善事業」讓我們把矛頭從作惡事的這個人身上轉向：去看到這個行為背後的決定因素，也就是「探究惡行」而非「指責惡人」。

自己還是新生時，發現學長姐活動中有令人不滿意之處時，容易直接想到是學長姊能力不足，而非想到背後有許許多多環境的因素，更別說活動中最難掌握的變數——人，有時活動可能只是一人的疏失卻要所有人承擔（最嘔的是可能是活動部門出問題但公關部門也會被波及到，畢竟在外人眼裡都是屬於同一團體），而到自己掌權時又容易把問題歸咎給環境而非自己；再加上「靠北清大」平台的匿名性質助長了彼此間的隔閡（通常是下級靠北上級），當內部糾紛走上了公眾舞台（而且還是最負面的那種），會讓內部蔓延一種互相不信任感，畢竟誰也不知道白天跟你打哈哈的，晚上上網時會不會捅你一刀？這種氛圍更讓改革難以進行。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觀察到，當學生走上幹部一職時，會自動進入那個角色賦予的行為模式，而這個模式是從以前每屆一直流傳下來模式，通常都千篇一律地「迎新、小成發、大成發」模式進行，並且以求穩為主要目標，甚至在做得不好時也會想到「阿！之前的學長姊也做得差不多，水準差不多就行了。」這樣的心態讓人難以察覺自己應該負的責任，或許是心理防衛機制作祟，也或許是因為社團只是學校生活的一部分，毋須把自己整個靈魂都投注進去。此外，從另一個點也可以觀察得到，就是所謂「幹部交接」，基本上學生社團的幹部交接都做得零零落落，老人（已經退休的社團幹部）雖會表現出大方的姿態說想問什麼都可以，然而新人（正要交接的社團幹部）通常此時連要問什麼問題都不知道，因此交接都只能以淺薄的交流作結束，老人因為覺得當初自己也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已經仁至義盡，甚至覺得剩下的挑戰應該留給新人自己去面對，而新人心中當然還是一片迷霧。我想，這跟台灣一種害怕失敗的文化環境也有關，當老人不斷敘述如何才能把活動辦好時，其實更有價值的其實是讓活動失敗或不足的經驗，但我們有多少人可以坦承自己的失敗呢？甚至還冒著讓學弟妹瞧不起的風險？所以我們會不自覺地藏私，卻因此遺失掉最重要的東西，只留下「不要比前面差就好」的小確幸。

這種情形其實是有其嚴重性的，因為最後可能會因此把有熱忱但只是沒做好（或是不知道如何做好的人）的人內心的熱心給冷卻，最後淪為雙輸的後果。

## 五、GPA 理性

最後，也是最普遍也影響最深的現象——「GPA 理性」。在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sup>8</sup>中，曾對於納粹的大屠殺提出獨到的見解：「大屠殺不是人類前現代的野蠻未被完全根除之殘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他是現代性大廈裡面的一位合法居民。」<sup>9</sup>他還指出，納粹的強大並不是來自集體的喪心病狂，反而是強大的「理性」帶來了更高的效率與體制化，並且讓人在一層層分明的中迷失自我的責任，忽視了對於最重要的東西——人命的可貴，一開始只覺與從小到大的常識格格不入，甚至有些憤世嫉俗，但隨著鮑曼的文筆一步步抽絲剝繭他的理念，反而開始有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相似感。

---

<sup>8</sup> 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南京市：譯林出版社，2002。《現代性與大屠殺》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知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只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sup>9</sup> 鮑曼(Zygmunt Bauman)《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南京市：譯林出版社，2002, p.24。

高一的國文課本曾收入一篇有趣的文章，是陳之藩先生寫的「哲學家皇帝」<sup>10</sup>，而書中引用了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並加以改編來勉勵（或諷刺）年輕的一輩，說「專家如同訓練有素的狗」（當然這跟原文有些出入，原文意指人必須學習對各種價值的理解並真能夠真切地感受到美麗與道德的良善，否則，再多的專業知識不過是讓他更像一隻訓練有素的狗，而非合諧發展的人。）過去的我沒有什麼感觸，但上大學後，在這個追求知識的最高殿堂之上，一股股既視感油然而生：「為什麼學生普遍追求良又甜的課？」。許多教授或社會賢達因而不斷地批評學生素質的低落，然而換個角度思考，這不也是一種對於理性主義的推崇嗎？在這個重功利（分數與金錢）以及效率的「理性」社會，學生為了追求「理性」的最大化，不就是要以那些好賺學分、好拿高分的課來快速累積自己未來的資產嗎？我曾經問過一些朋友，在大學4年中（排除系上必選修）有哪些通識課讓自己學會了什麼？或是真正讓自己收穫滿滿？很多人連一個都達不出來，少數人可以說出一兩堂課，而幾乎所有人在選課時都將涼與甜作為重要指標過（我自己也不可避免，只是很少）。剛開始，我對此十分疑惑，因為我個人對於通識課都是以興趣優先，但隨著跟朋友的聊天過程中發現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比如為了要畢業、衝學分以申請學校、為了更佳的時間分配等等...，因此現在我只覺得為他們感到可惜但尊重。

在我更深入的思考後卻更加疑惑，四年來在清大，所謂的「高知識份子」俯拾即是，但今天多數人都以分數為追求的指標，滿足了社會對於「高知識」的要求後，是否就是人生最後的歸宿？不過反觀納粹集中營的高知識份子們（醫生、社會學專家等等）一樣，當我們追求著高等的知識的同時，卻在某一天運用知識或是利用知識得來的地位按下一個「按鈕」<sup>11</sup>，一個可以決定他人生死存亡的「按鈕」，那麼我們當初努力所付出的，是否都成為了一場泡影？又或是一種令人顫慄的諷刺？當人們不再為自己的求知負責任，不再去質疑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傷害是否會比一些無良的小混混還要可怕？而在我看來，我們的教育制度並未要求我們做到這類的反思，舉個簡單的例子，在申請（台灣）理工科的研究所時，個人對於社團或其他群體領導的經驗是毫無加分作用的，一切仍取決於個人在學業「知識」上的成就，這種現象也讓人有一種想法形成，也就是「為他人服務是低CP值的作法，甚至會危害我的未來資本」，進而導致人際間的冷漠或是對公共事務的不關心，但是這一切，我們的教育制度關心嗎？我想，這需要一些時間給我們整個社會作思想的沈澱。

那我們該如何逃脫這一切呢？有很多方式可以開始，如誠實面對自己、尋找自己的熱情等等，而我想補充一點，就是「認識到控制自己內心的權威為何」，雖然大學生表面上自由，但內心仍是不由自主地服從著權威，這些權威來自父母也來自社會，他們設下了重重的限制，雖然美其名為了你好，但實際上卻忘了最後負責任的並不是他們，而是你自己，而且這些權威當年也是在服從著上一代的權威下長大。通常他們的訴求大多都是「要出人頭地」，然而出人頭地的定義都很狹隘，多以金錢或權力為指標，但我想用莊子的一篇故事來反駁這種指標：

---

<sup>10</sup> 「哲學家皇帝」是希臘哲人所想出一套訓練帝王的辦法，這種辦法是讓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賺取自己的衣食。」

<sup>11</sup> 這是指米爾格蘭的「服從實驗」當中，受試者所按下的電擊「按鈕」。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sup>12</sup>

故事大意是有兩位官員覆楚王之命來請莊子做官，然而莊子只問了句「你想當廟堂上死掉的神龜被祭祀好，還是當個快快樂樂在泥裡打滾的普通烏龜好？」，官員們當然說想當後者，而莊子也就順著他們的話說「我就是想在泥裡打滾阿。」

這是一段我非常喜歡的故事，因為他簡單地說出了很本質的東西，那就是人生在世即使有再多華麗的包裝，最終仍要歸於內心的快樂。權威即使保證你衣食無虞，但他卻不能保證你能得到快樂，托爾斯泰的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主角一生榮華富貴極盡功利主義，然晚年生病瀕臨死亡後才漸漸看清身旁人們的真面目，才恍然大悟自己當初追求的，反而是人生的「反指標」。

第三天傍晚，他臨終前兩小時念中學的兒子悄悄地進來，走到父親床跟前。斯垂死的人一直在慘叫，揮動雙臂。他的一隻手落在兒子頭上。兒子捉住他的手，把它貼在嘴唇上，哭了起來。就在這時候，伊凡·伊里奇掉了下去，看見了光。<sup>13</sup>

最後，他發現珍惜身邊的人才是人生幸福的關鍵，所以他選擇了原諒，原諒那些醜陋的面孔們，讓自己得到真正的救贖。

回到 GPA 理性，我想大學更重要的是學會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去幫助去影響他人，畢竟 10 年後 20 年後所學的知識會忘，但當初的影響力會延續，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 六、結論

結論很簡單，我只想說「對自己誠實、追尋自己的熱情、永不忘記獨立思考」。

---

<sup>12</sup> 〈莊子·秋水篇〉

<sup>13</sup> 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